

中职钢琴练习曲教学的困境与“趣学”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发现练习曲中的“趣”和“美”

何天意（武汉市财贸学校钢琴专业教师，助理讲师）

摘要：针对中职幼儿保育专业钢琴基础教学中练习曲环节的教学效能瓶颈，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与游戏化学习理论，系统剖析了技能导向传统模式导致的兴趣缺失与素养脱节问题，构建了以“美育浸润、趣学驱动”为核心的双层教学模型，通过实施“精准分层—差异训练”的基础夯实路径与“情境创设—协作探究”的游戏化拔高路径，实现了技能习得与审美体验的深度融合。实践表明，该模式能有效激发学生内生学习动机，显著提升其音乐表现力、协作意识与创造性思维，为重构中职艺术技能课程的教学范式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参照。

关键词：中职钢琴教学；练习曲；游戏化学习；美育；教学范式重构

一、中职钢琴练习曲教学的现状审视

当前，我国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钢琴教学正处于技能考核刚性要求与美育素养柔性培养的张力之中。从政策语境审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与“职教高考”制度的深化，对学生的专业技能标准化水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1]。在此背景下，以《拜厄》《车尔尼 599》等为核心的练习曲体系，因其对指法、音阶、节奏等基础技能的体系化训练价值，被视为教学进程中不可逾越的“技能基石”。然而，从教学实践观察，一种“工具理性”导向的教学范式占据主导。这种范式将练习曲简化为纯粹的“手指体操”，其教学过程呈现出高度的程序化特征：通常遵循“教师示范—学生模仿—机械重复—回课检阅”的线性流程，其核心评价标准聚焦于音符的准确性与速度的达标度。

这种“去情境化”、“去音乐性”的训练方式，导致教学陷入多重困局^[2]。其一，学习动机的外烁化与不可持续性。学生的学习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考评压力，而非对音乐本体的内在兴趣，一旦外部压力缓解或遇到挫折，极易产生厌弃心理。

其二，认知过程的浅表化。学生忙于应对“弹对”的机械指令，其认知活动停留在动作模仿与记忆强化层面，对乐句的呼吸、和声的色彩、曲式的结构等音乐本体的审美要素无暇也无力进行深度处理。其三，美育目标的悬置化。尽管国家政策三令五申强调“以美育人”，但在具体的练习曲课堂中，美育往往沦为与技能训练割裂的、空洞的口号，未能找到有效地融入路径与载体。其深层矛盾在于，旨在为音乐表现力奠基的练习曲，其教学过程本身却因缺乏音乐表现力而丧失了吸引力。因此，如何超越“为技术而技术”的窠臼，在练习曲这一“基石”中注入“灵魂”，实现技能训练与审美体验的同频共振，成为当前教学改革亟待突破的核心议题。

二、结构性矛盾下的教学实践问题剖析

上述教学效能的困局，是教学系统中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作用的结果。对这些矛盾进行深度剖析，是寻求破局之道的前提。

（一）教学目标维度的“素养割裂”矛盾

在国家大力推进育人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核心素养”已成为指导各学科课程建设的顶层理念，

尤其在艺术教育领域，其旨在超越单纯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聚焦于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然而，当这一宏观愿景下沉至具体的学校场域，特别是面临升学率、考评压力等现实语境时，往往会被执行层面的“技能过关”导向所消解，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深层张力。课程标准中明确设定的理想目标，是期望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获得“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完整个体审美体验，但在日常教学的一线实践中，这一目标却常被窄化为“准确无误、流畅快速地弹奏考纲曲目”这一极为功利的技术指标。这种目标上的根本性割裂，直接导致教学内容选择与组织逻辑发生了异化——一切资源向显性的“考点”高度倾斜，而那些虽能有效涵养学生音乐感知力、想象力及人文素养，却与标准化考试关联并不直接的内容（如即兴演奏要素、多元风格探索、合作创编活动）则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剔除。其结果便是，本应充满生命力与表现力的练习曲教学，不幸沦为了一系列枯燥、孤立的技术点堆砌，音符、指法与节奏的训练失去了与完整音乐表达之间的有机联系，学生在习得了“过关”技能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通往音乐艺术内核的路径。

（二）教学过程维度的“知行分离”矛盾

现代学习科学强调“做中学”“创中学”，知识在情境化、实践化的活动中得以建构^[3]。然而，当前练习曲教学过程普遍存在“知行分离”。在这种知行分离的困境之下，教学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尤为显著，首当其冲的便是认知与身体感官的割裂。在急功近利的技能操练中，学生的身体往往被降格为单纯的机械执行器，手指虽然在琴键上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但听觉、视觉与动觉却未能形成协同耦合的有机整体，导致学生对音乐意义的建构过程严重缺失。例如，在处理训练连奏（Legato）技巧的练习曲时，学生往往仅将注意力囚禁于手指触键的物理连接，机械地追求音

符时值的无缝衔接，却彻底忽略了连奏技法背后所承载的声乐性逻辑与气息支撑；他们虽然弹出了“连”的外形，却无法让乐句产生如歌般的起伏与呼吸，使得音乐沦为失去灵魂的空心躯壳。与此同时，这种分离还深刻体现在个体与社群的社会性断裂上。长期以来，钢琴教学被固化为一种高度封闭的个人化苦修，学生仿佛是一座座孤岛，封闭在各自狭小的琴房中重复着枯燥的指法训练，这种孤立无援的学习模式阻断了与同伴进行音乐对话的可能性。

（三）教学评价维度的“结果遮蔽”矛盾

在现行教育体制的惯性驱动下，评价体系呈现出愈发强烈的终结性与单一性取向，这种“唯结果论”的评价逻辑如同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扼住了教学改革的咽喉。评价活动通常被简化为期末的一次性演奏考核，往往局限于考场内短短几分钟的独奏展示，并以冰冷的分数或等级作为判定优劣的唯一准绳。这种高度量化的评价方式，犹如冰山一角，遮蔽了海平面之下那更为宏阔且珍贵的学习全貌——它无视了学生在漫长练习周期中面对技术瓶颈时的坚韧不拔，忽视了其摸索练习方法、调整认知策略时的思维成长，更过滤掉了在合作中可能闪现的互助精神与创造性火花。当评价仅仅聚焦于那个静止的“终点”时，过程中的所有动态努力便都被消解了。另一方面，这种机制极大地强化了“表现完美无错即优秀”的狭隘价值观，将“零失误”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圣杯。在这样的高压审视下，学生因惧怕犯错而变得谨小慎微，不敢在演奏中注入带有冒险性质的个性化理解与情感张力，生怕任何一点“不合规”的发挥招致扣分。这种对失误的恐惧，从根本上遏制了艺术表达所必需的实验精神与个性发展，迫使演奏滑向保守与平庸。

（四）学生心理维度的“意义缺失”矛盾

在“技能过关”这一刚性目标的巨大挤压下，练习曲学习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已彻底异化为一

项被外部力量强行植入、且与鲜活的生命体验完全脱节的“规训任务”。枯燥的音阶、琶音与练习曲不再是可以倾诉情感的媒介，而变成了必须按时缴纳的“作业”与不得不跨越的障碍。在这种异化的学习生态中，学生很难在机械的重复训练中感知到自我价值的确认，无法从冰冷的键盘敲击中获得情感表达的满足，更遑论体验到创造性思维迸发时的愉悦与高峰体验。这种“意义感”的普遍匮乏与“存在性空虚”，正是导致学生内驱力枯竭、学习状态日益被动且消极的心理根源。当学习活动无法与学习者的内在情感世界、生活经验乃至生命诉求发生深层的同频共振时，即便教师的示范再精妙、教材的编排再科学，这些外在的技术输入也难以穿透学生心理的防御机制，转化为其主动建构的内在音乐素养。

三、“美育浸润—趣学驱动”双层教学模型的搭建与实施

为化解上述结构性矛盾，本研究提出了“美育浸润—趣学驱动”的教学模式，旨在将练习曲课堂从“技能训练场”重建成“音乐探究社区”。该模型以“美育浸润”为价值指引，以“趣学驱动”为实施策略，包含“基础夯实层”与“审美探究层”两个相互支撑、循环提升的实践层面。

（一）价值引领：从工具理性到审美实践的范式转向

本模型的核心价值立场为“美育浸润”。练习曲教学的主要目标并非产出“准确的手指”，而是培养“具备音乐感知与表达本领的人”，技术练习应始终服务于音乐表现，并与音乐表现一同进行。这体现了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需从“这个片段训练何种技术”转向“如何用这段音乐表达什么”。在讲授“落滚”技巧训练练习曲时，教学目标应确定为“学会通过‘落滚’触键的方式表现乐句的呼吸和语气”，而非仅仅“掌握‘落滚’这个动作”，将各个技术点置于具体的音乐表现语境之中，使技术拥有意义，为美育提供着力点。

（二）基础夯实层：基于精准诊断的“分层—支架”式技能训练

“趣学”并非是要否定基础训练的必要性，而是致力于使基础训练更科学、高效且富有支持性，本层级的实施要点在于“精准诊断”与“差异化支架”。

1. 学情深度诊断与动态分组

在此背景下，打破僵局的首要突破口在于建立一套科学且细腻的学情深度诊断机制，彻底摒弃以往仅凭“有无基础”这一单一维度进行粗放分班的惰性做法。新的诊断体系应当引入涵盖“节奏感敏锐度、听觉模仿与辨析力、视奏识谱能力、生理手指机能、内在学习动机以及音乐审美偏好”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手段，力求在教学的起点处就精准勾勒出每一位学生的能力图谱与心理画像。基于这些数据，教师不再进行简单的快慢班划分，而是依据“技能水平—素养潜能”构建四象限的动态分类模型，将学生巧妙地归入不同类型的成长小组：例如，针对那些虽起步较晚但求知欲旺盛的学生，设立“高动机—低基础”的“探索者”小组，侧重通过丰富的听觉刺激与联觉体验弥补技术短板；而对于那些虽手指功夫扎实但因长期机械训练导致审美疲劳的学生，则归入“低动机—有基础”的“唤醒者”小组，重点在于通过风格重构与创造性活动重燃其艺术热情。这种精细化的动态分组，真正实现了从“批量生产”向“私人定制”的范式转型，确保了后续教学干预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2. 提供嵌入式认知与情感支架

对技能薄弱者：设计“可感知的成功”微任务，将一段音阶练习转化为“用渐强音阶模拟火车由远及近驶来”的游戏。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内化渐强控制和指法跑动的操作，依靠即时、良好的反馈，使学生在最小的技能单元中获得成就感。

对习惯不良者：运用“认知冲突”方法，录制其“一遍过”练习的音频，并与经“分手—慢

练一分段”科学方法处理的同一片段进行对比播放，引导其“感受”低效练习与高效练习在质量及效率上的显著差异，从而从内心认可科学方法的价值。

（三）审美探究层

通过游戏化设计开展的“情境—协作”式音乐探究，是实现“趣学”与“美育浸润”的关键操作环节，其目的在于将技术熟练度转化为音乐表现力与创造力。本层级在立式钢琴以及数码钢琴两类功能教室中开展，侧重不同的游戏化探究活动。

1. 在立式钢琴教室：聚焦“微观表现力”的情境化深度探究

立式钢琴的物理特性有利于开展细致的音色及力度控制训练，应设计面向音乐表现细节的深度探究游戏。

“音色调色师”工作坊：选取一首训练连奏与非连奏的练习曲，引导学生将钢琴想象成一个“色调调色盘”，探寻不同触键方式（如指尖垂直快触、指腹慢推、手臂重量传递）所产生的不同“音色颜料”，为同一段旋律尝试用三种不同的“音色颜料”演奏，并思考每种音色所契合的音乐形象（如“珍珠般的”音色契合轻快主题，“天鹅绒般的”音色适合抒情段落）。此活动将抽象的触键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艺术选择。

“音乐侦探”解谜游戏：教师演奏一首练习曲的片段，但有意“布置疑点”——例如在应开展渐弱的地方做了渐强，或在乐句呼吸的地方没抬手，学生扮演“音乐侦探”，聆听后指出“何处听起来不合理及原因”。通过开展角色扮演，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要求转变为主动运用音乐语法规则进行分析判断，深入理解演奏标记的音乐意义。

2. 在数码钢琴教室：针对“宏观结构力”开展协作式的综合创编

数码钢琴教室的技术优势（多音色、易连接、可录音）适合开展与音乐结构、织体、协作有关

的综合性项目。

“练习曲变形记”创编项目：将一首类似《拜厄》No.60 的经典练习曲作为原始素材，小组合作完成以下工作：分析：分析原曲的调性、曲式、和声骨架；变奏：保留和声框架与基本节奏型，合作创作一个新的旋律声部；；配器：利用数码钢琴不同的音色为新旋律编设伴奏声部，如用弦乐 pad 铺底，拿打击乐音色增加节奏点；呈现跟讲解：小组演出“变形”作品的演出，并讲解创作思路。此项目将一首平常的练习曲，化为涉及曲式、和声、旋律编写、配器意识的综合性音乐创造活动。

“声音景观”共建实验：给定音乐主题，各小组利用数码钢琴丰富的音色库和效果器，合作创作一段“声音景观”。他们需要思考：用什么音色的组合来营造氛围？设计节奏与音型要怎样表现主题的动态？声部之间如何实现对话与交织？该实验完全突破了演奏既定乐谱的局限，直接培养学生的声音想象力、协作构建能力和宏观音乐结构思维。

四、展望未来智能与生成所塑造的钢琴教学新环境

开展“美育浸润—趣学驱动”模型实践，不仅是对教学方法的优化，更是对中职钢琴教育生态的重构与未来展望，其发展可沿以下维度进一步深化：

（一）从课程融合走向跨学科统整

在“技能过关”与“核心素养”之间架设桥梁的关键路径，在于推动钢琴课程从单一的技能传授向跨学科的深度统整转型。未来的钢琴教学不应再固守于琴房这一方寸之地，而应主动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寻求与幼儿心理学、学前教育学、艺术概论等相关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这种统整超越了简单的课时叠加，而是一种深层的知识重构与能力迁移。例如，在处理具有鲜明节奏特征的练习曲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回溯《幼儿心理学》

中关于儿童感知觉发展与节奏韵律同步的理论，将枯燥的指法训练转化为研发适配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体态律动或节奏游戏方案。

（二）从技术辅助走向智能融合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下，钢琴教学正经历着从“技术辅助”向“智能融合”的范式跃迁，人工智能（AI）与音乐信息检索（MIR）技术的介入，为解决练习曲教学的枯燥与异化提供了全新的“趣学”路径。基于大数据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精准捕捉学生在指法、音准、节奏等方面的微观表现，不再依赖教师主观的经验判断，而是依据算法分析出的薄弱环节，智能推送个性化的“技能微游戏”及定制化的补充练习片段，使训练更具靶向性与趣味性。更具革命性的是AI伴奏程序的广泛应用，它能摆脱传统固定音频伴奏的僵硬限制，为学生提供任意速度、任意调性、任意风格的实时伴奏响应，将原本孤独、机械的独奏练习瞬间转化为充满互动感与沉浸感的“乐队合作”体验，让学生在模拟合奏中重建音乐的流动感与社交性。

（三）从成果评价走向成长画像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过程性评价体系。系统不仅记录学生最终演奏的准确性，更全程采集其学习过程数据，包括面对困难片段时选择的练习策略、合作项目中贡献的想法、“音乐侦探”游戏中展现的聆听分析能力以及“创编项目”中体现的创造性等。传统的终结性评价因其滞后性与片面性，已无法承载核心素养的培育诉求，因此必须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实现从“静态成果验收”向“动态成长画像”的根本转型。在这一新型评价范式中，系统不再仅仅充当裁判，刻板地记录学生最终演奏的音准准确率，而是化身为一个全方位、全时段的学习分析伴侣，深度采集并解读学习过程中的隐性数据。这包括学生在面对高难度片段时自主选择的练习策略与元认知调控，在合作项目中展现出的领导力与包容度，

在“音乐侦探”游戏中表现出的敏锐聆听与分析能力，以及在“创编项目”中迸发的想象力与独创性思维。最终，系统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为每一位学生生成一份持续进化的“音乐素养成长画像”。这份画像不再是单一的分数，而是一幅多维、立体的能力拓扑图，全面映射出学生在技能掌握、审美鉴赏、协作沟通及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上的发展轨迹与个性特征。

（四）从课堂学习走向社群生成

借助线上平台，将“音乐探究社区”从实体教室延伸至虚拟空间。学生可发布自己的练习视频、创编作品，获取教师、同侪乃至更广泛音乐爱好者的反馈；可围绕特定作曲家、音乐风格或技术课题，组建线上研讨小组。这种跨越时空、基于共同音乐兴趣的社群互动，将使学习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最终培养出具具备持续学习热情、乐于分享协作的音乐教育工作者。

综上，中职钢琴练习曲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培养“弹得更准、更快”的学生，而是孕育“对音乐有更深理解、更敏锐感受、更强烈表达欲，并懂得如何将这份热爱与能力传递给幼儿”的未来教师。这要求教学必须超越技术层面，驶向审美与创造的广阔海洋。“美育浸润—趣学驱动”模型正是这样一次扬帆起航的尝试，其价值在于指明方向，而更丰富的风景有待所有实践者在航行中共同发现与创造。

参考文献

- [1] 段小芳，马雪玉.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与资源融通建设研究——以南通开放大学建筑专业为例[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8): 19-21.
- [2] 黄煌. 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中学生互动意识的培养[J]. 小学教学研究, 2020, (11): 60-62.
- [3] 王飞，宋玉婷. 新课标视域下核心素养的课程表达与实践[J]. 教学与管理, 2026, (11): 1-6.